

美中貿易戰對美中臺關係發展之影響

馬準威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兩岸交流暨研究組研究員)

摘 要

美中關係對美中臺三角影響最大。又當前美中關係變化之關鍵變數在於雙邊自 2017 年以來展開的貿易戰，雙方關係可從「修昔底德陷阱」觀察。當確定美中關係走向變化時，兩岸「螺旋敵意陷阱」及臺美「同盟陷阱」亦將跟著變動。三組陷阱倘未謹慎處理，均可能導致戰爭。惟據本研究結論，當前美中貿易戰尚未演變為「修昔底德陷阱」，僅出現競爭關係升級，此將使兩岸「螺旋敵意陷阱」更難化解，而臺美發生「同盟陷阱」機率提高。

關鍵詞：美中臺三邊關係、美中貿易戰、修昔底德陷阱、螺旋敵意陷阱、同盟陷阱

壹、前言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 2017 年十九大報告中，就聚焦於「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醉心於實踐「兩個百年」，以及按照自己的戰略定力規畫著「2020、2035、2049」三步走時，¹同(2017)年 12 月 18 日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公布上任首次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開宗明義的定性「中」俄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rival)，並且主張美國應該積極強化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武力，以贏得此項競爭。²而後美國2018年1月公布的《國防戰略報告》稱中國為對手，美國國防部於2019年6月公布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稱中國是修正主義大國，³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及2019年10月兩場談論美中關係的重要演講、⁴2020年5月29日在白宮玫瑰園發表重要美中關係講話，⁵以及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R. Pompeo)發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⁶均對中國不假辭色攻訐，全無避諱之意。

相對於美國的攻勢(offensive)作為，中國應對這波美中關係低谷保

-
2.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3.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1, 2019,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4. Jane Perlez, "Pence's China Speech Seen as Portent of 'New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05/world/asia/pence-china-speech-cold-war.html>>; Elias Groll, "5 Takeaways From Mike Pence's Hawkish China Speech,"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4,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24/mike-pence-hawkish-china-speech-hong-kong/>>.
 5. Nicole Gaouette & Maegan Vazquez, "Trump announces unprecedented action against China," *CNN*, May 29,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5/29/politics/trump-china-announcement/index.html>>.
 6. Michael R.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July 23, 20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持相對守勢(defensive)，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大慶之前，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被外界視為中國外交政策風向球的《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該白皮書希望美國拋棄冷戰思維，適應別國發展強大，不要發生嚴重戰略誤判，合作才是唯一正確選擇。「中國無意挑戰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⁷ 習近平在2019年10月下旬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要健全黨對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機制，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進合作共贏的開放體系建設，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⁸ 表達中國謹守「和平、合作、共贏」的外交原則。不過2020年7月31日習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會議，承認中國經濟形勢複雜嚴峻，面臨風險，必須打持久戰，今後中國經濟轉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⁹ 凸顯中國認識美中問題的嚴峻性。隨著202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的逐步逼近，美國系列作為讓中國態度「轉守為攻」。2020年7月中共中聯部原副部長周力發文表示，「要做好中美關係惡化加劇、鬥爭全面升級的準備；要做好應對外部需求萎

7.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新華網》，2019年9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7324.htm>。

8.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網》，2019年11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105/c419242-31439391.html>>。

9. 〈習近平決定中國經濟轉向內循環 惡兆？〉，《RFI》，2020年7月31日，<<https://www.rfi.fr/cn/%E4%B8%AD%E5%9C%8B/20200730-%E7%BF%92%E8%BF%91%E5%B9%B3%E6%B1%BA%E5%AE%9A%E4%B8%AD%E5%9C%8B%E7%B6%93%E6%BF%9F%E8%BD%89%E5%90%91%E5%85%A7%E5%BE%AA%E7%92%B0-%E6%83%A1%E5%85%86>>。

縮、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的準備；要做好新冠病毒疫情常態化、病毒與人類長期共存的準備；要做好擺脫美元霸權、逐步實現人民幣與美元脫鉤的準備……。」¹⁰ 美中關係矛盾似轉加劇，美中脫鉤(decoupling)的猜測四起。

從這個脈絡看來，美國做為當前國際體系的支配性強權(dominant power)，已著手圍堵(contain)中國。中國是一個實力快速上升的崛起強權(rising power)，在對美關係裡，伴隨著扞從與抗衡的躁動。中國並不全然像冷戰(cold war)時期的蘇聯，採取純粹硬碰硬的對抗美國，不過中國在國際上的各種行為，又處處展現它新興的主導權。¹¹ 本質上美中陷入一種圍堵與反圍堵關係之中。倘若美中的基本格局如此，則要從各層面發現兩國以此為基礎的交鋒作為，就不足為奇了。

美中貿易戰應該理解為附屬於這種格局下的其中一個表徵，可能並不是美中競爭的核心，而是一個開端。由於經濟(economy)因素在國際關係中，本被歸類為低階政治(low politics)議題，¹² 強權間的競爭是

10. 周力，〈積極主動做好應對外部環境惡化的六大準備〉，《環球時報》，2020年7月3日，〈<https://xw.qq.com/cmsid/20200703A05VHM00>〉。

11. 陳欣之即認為，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雖延續爭取和平發展國際環境政策，但提出在21世紀中葉前，將中國建設為綜合性實力強國的三部曲願景，彰顯中國躍升強權地位的企圖心。中國將依據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國際關係訴求，爭取形塑全球制度的領導地位，組建以互利合作為核心的全球夥伴關係網路，鋪陳中國走向強權的全球權力格局和平轉換。陳欣之，〈中共「十九大」後外交政策之延續與轉變〉，《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7年11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1OTY2NmExMS00MmU3LTQxNjltOWE3Ny0zMmVINWEzNDdmZGIucGRm&n=MjAxNzExMDMucGRm>〉。

12. 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認為國家間的合作與整合，是從像經濟合作的低階政治(low politics)議題開始，漸漸外溢(spillover)到最後的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合作，例如安全議題。請見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多面向的，但中國外交政策素來強調「不結盟」原則，¹³容易隱藏中國的現實主義(realism)意圖，從表面上不容易發現有如冷戰的軍事同盟，這加深了美中首波衝突出現在貿易領域的合理性。

在臺美關係上，臺灣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具有戰略價值，更重要的是臺灣議題，對圍堵中國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在此情境下，美國攏絡(tethering)¹⁴臺灣以制衡中國，成為戰略利益與政治利益雙贏的不二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9; Leon N. Linberg, "Political Integr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Requiring Multivariate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4, No. 4, Autumn 1970, p. 649。

13. 中國在 1982 年為因應當時國內外環境需要，而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主要精神在於不與強權結盟，以避免捲入強權鬥爭，損及國家利益。按中共建政以來，雖然皆以第三世界國家自居，但在對外關係方面，卻以美、蘇兩強為主要對象，在冷戰時代，中共曾有兩次與他國結盟的經驗（1950 年代與蘇聯「一面倒」及 1970 年代與美國「一條線」），惟成果皆不甚理想，故自 1980 年代初期中共即記取教訓實行不結盟政策至今。直到 2017 年 10 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仍將「不結盟」當成中共外交政策主軸，報告內容指出：「我們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魏斯曼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請見張小明，〈後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1-20；于有慧，〈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6 期，2000 年 6 月，頁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4. 作者此處使用的攏絡(tethering)一詞，指的是魏斯曼(Patricia A. Weitsman)結盟與威脅傾向關係中的第二階段，即當小國面對大國無法採取抗衡策略前，會採取受大國拘束的一種結果。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24。

選擇。

在兩岸關係方面，中國「和平統一臺灣」仍是政策主軸，直到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對臺方針仍為如此。¹⁵對臺灣而言，處理兩岸關係之核心在於捍衛中華民國臺灣的主體性不被消滅，而能保有現有的生活方式。當中國將臺灣的「反對主體性被消滅」解讀為「反統一」時，對臺灣的敵意就會上升，轉採取更激進的軟硬兩手策略，當中國祭出更具脅迫性的舉措時，臺灣對中國的敵意又會上升，進而提出更多的防範措施，甚至更加尋求美國及國際的支持。在你的安全感造成我的不安全感邏輯下，兩岸就陷入「螺旋敵意」¹⁶的陷阱之中。

本文以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體系權力結構(structure)觀為研究途徑，以觀察美中關係互動變化，並假設當前國際體系正從單極轉向兩極，側重國家（國際行為者）戰略意圖的判斷，故可能忽略貿易戰本身的經濟影響，是本文的研究限制。¹⁷而本文的研究限縮在

15.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指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作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黨重大戰略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目標任務，充分彰顯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強大制度優勢，為新時代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請見〈國臺辦：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人民網》，2019年11月14日，<<http://tw.people.com.cn/BIG5/n1/2019/1114/c14657-31454073.html>>。

16.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0.

17.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國際結構(international structure)對於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內行為者的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同時觀察行為者以權力(power)為主要考量，本文即以此為研究途徑。請見 Kenneth Waltz,

美中臺這個三角結構中，三角外的其他強權，為避免主題過於發散，不在本研究中進行討論，係本文的研究限制。另以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為補充，即國際體系從單極轉向兩極體系過程發生戰爭可能性較高。¹⁸故美中存在發生「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之可能；¹⁹連動的兩岸關係受美中關係擾動，易陷入「螺旋模式(spiral model)陷阱」；而臺美關係可能連帶因為結盟彈性選擇的下降，而產生「同盟陷阱」。²⁰在本文假設的美中關係主要變數是美中貿易戰，且美中貿易衝突效應若愈發外溢，則美中修昔底德陷阱的發生機會就會變大，而兩岸螺旋敵意陷阱轉趨嚴峻，臺美同盟僵固性增加，最終美中臺戰略三角結構就會被確立。本文第一部分將說明問題意識、基本假設及研究限制；第二部分回顧本文所使用國際關係相關理論，包括「戰略三角」及「三種陷阱」；第三部分從美中貿易戰的演變找尋牽動這三組陷阱的推論事實依據；第四部則根據美中貿易戰的變化牽動的「三組陷阱」影響，推論臺美中戰略三角可能的結構；第五部分結論，說明未來臺美中關係在此結構下的機會與展望。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p. 1-241。

18. 此結論乃根據金宇祥(Woosang Kim)的研究進一步推論出來，請見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November 1991, pp. 833-850; Woosang Kim, "Power, Alliance, and Major Wars, 1816-1975,"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2, June 1989, pp. 255-273。
19.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p. 29-30.
20.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認為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時期最後走向戰爭就是因為結盟(alliance)的選擇可能消失。請見 Henry Kissinger 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臺北：智庫文化，1998年)，頁238。

貳、「戰略三角」與美中臺三個雙邊關係的「陷阱」 假設

一、美中臺與「戰略三角」假設

本部分筆者將以戰略三角理論為框架，結合「修昔底德陷阱」、「同盟陷阱」及「螺旋敵意陷阱」，分析美中、臺美，以及兩岸關係。當我們確立了這三組陷阱的結果，確立美中關係、臺美關係及兩岸關係後，即能以美中臺戰略三角分析框架，預估未來三邊關係的可能走向（請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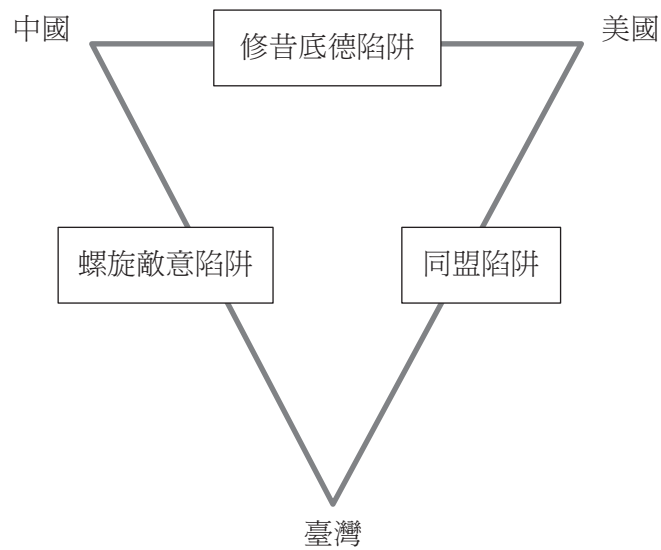


圖1 美中臺的「三個陷阱」與「戰略三角」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本圖僅供讀者理解本文的主要理論框架，僅為示意圖，線條長短及實線並不用以定義三行為者間的實力差距或親疏遠近。

學者迪特摩(Lowell Dittmer)依三角關係之友善與敵對程度分成四

種類型的三角，分別是：三邊家族型(M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型(Romantic)、結婚型(Marriage)、單位否決型(Unit-veto)。所謂三邊家族型表示三方間均維持友好關係；羅曼蒂克型則顯示三方中的一方同時與另外兩方保持友好關係，而後者相互間是一種敵對關係；結婚型則是三方中有兩方維持雙邊友好關係，而同時與第三方交惡；單位否決型則是三方相互間均呈現出敵對的關係。²¹ 在戰略三角中任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是由「內在因素」(endogenous factor)和「外在因素」(exogenous factors)所決定。所謂的內在因素指的是兩個行為者彼此在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相互作用會對彼此造成影響；而所謂的外在因素是指兩個行為者間的關係受到第三者和這兩個行為者之間的影響。於是吳玉山用親善(amity)與敵對(enmity)兩種關係排序出四個圖形六種角色與偏好順序，這六種角色與其排序分別為：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和孤雛(outcast) (請見圖 2)。²²

21.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1987), p. 34.

22.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書局，1997年），頁 177-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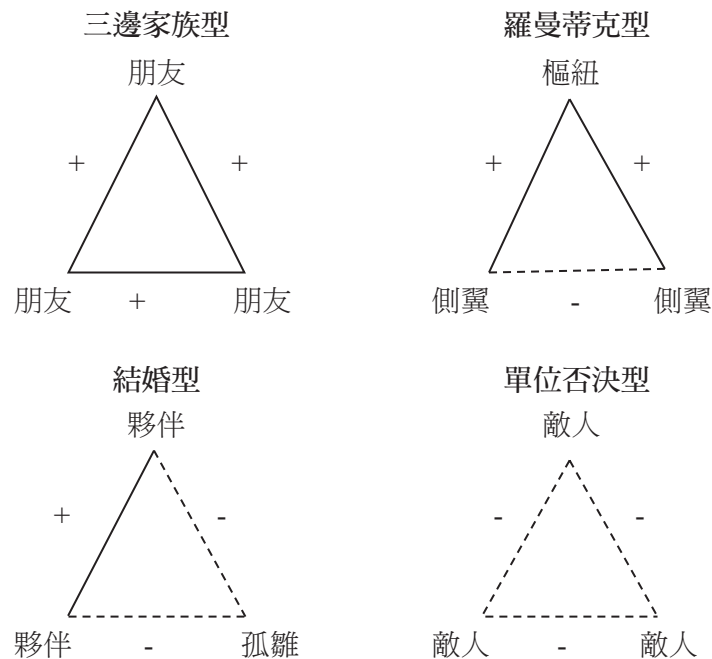


圖 2 戰略三角角色量化定位下的類型

資料來源：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p. 34；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頁 171-185。
 說明：圖中的實線代表友好關係、虛線代表敵意關係。

對於戰略三角的行為者而言，友好關係愈多，角色愈有利。在友好關係數目相同的場合，另外兩個行為者如果彼此敵對，則對本身有利；如果彼此親善則對本身不利，因為此時有被設計和出賣的可能。利用這兩個標準，即可將六個角色的優越順序排列出來（請見表 1）。由於各個角色的地位差距頗大，處於不利地位的行為者必然會有「提升角色」的動機，也就是增加親善關係的數目（例如由敵人到夥伴），或是試圖增加另外兩個行為者的嫌隙，將他們彼此間的親善關係破壞成敵對關係，例如由側翼到夥伴。對於任何三角關係我們分析

的順序是先確定各個由內部因素決定的雙邊關係，再觀察外部因素和延伸關係，決定三角的結構與各行為者的角色。²³而本文將具體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螺旋敵意陷阱」與「同盟陷阱」三組陷阱關係，檢視美中、兩岸及臺美關係，則即可判斷這三個行為之互動，符合哪一種類型的戰略三角，這將有助於本文在第四部分對未來情勢的推論。

表 1 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地位排序

優越順序	角色	親善關係的數目	其他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
1	樞紐	2	敵對
2	朋友	2	親善
3	夥伴	1	敵對
4	側翼	1	親善
5	敵人	0	敵對
6	孤雛	0	親善

資料來源：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頁 183。

二、修昔底德陷阱

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發生在西元前五世紀，不但席捲了雅典，也幾乎拖垮整個希臘。崛起的雅典挑戰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希臘強權—尚武的城邦斯巴達，最終引發戰爭，儘管斯巴達取得最終勝利，但戰爭的結果卻使雙方都奄奄一息。夸克斯(G. E. M. de Ste. Croix)指出戰爭發生的關鍵原因可聚焦在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一段描述：「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得戰爭不可避免。」²⁴而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不

²³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頁 183。

²⁴G. E. 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mpany, 1972), pp. 51-63.

管意圖為何(intension aside)，當一個崛起強權威脅到既有統治強權，由此產生的結構性壓力將使暴力衝突(violent clash)成為常態，而非例外。故「修昔底德陷阱」意味著一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衝突，發生於崛起強權威脅取代統治強權之時。而此原理在任何領域均可能發生，但其影響在國際事務之中最為危險。²⁵事實上艾利森為了證明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回顧了15世紀後期開始，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全球帝國與貿易之爭，直到今日的英國、法國與德國的歐洲影響力之爭，在這16個統治強權與崛起強權間的互動案例中，僅有少數的四個案例最後以和平收場，其餘12個案例最終均引發戰爭（請見表2）。²⁶艾利森以此結果證明雅典與斯巴達間「注定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在近代乃至於現代的統治強權與崛起強權競爭上仍具解釋力。

表2 艾利森歸納的「修昔底德陷阱」案例

	時期	統治強權	崛起強權	競爭領域	結果
1	15世紀後期	葡萄牙	西班牙	全球帝國與貿易	和
2	16世紀上半	法國	哈布斯堡	西歐陸權	戰
3	16與17世紀	哈布斯堡	鄂圖曼帝國	中東歐陸權與地中海海權	戰
4	17世紀上半	哈布斯堡	瑞典	北歐陸權與海權	戰
5	17世紀中到晚期	荷蘭	英國	全球帝國、海權與貿易	戰
6	17世紀晚期與18世紀中葉	法國	英國	全球帝國與歐洲陸權	戰
7	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期	英國	法國	歐洲陸權與海權	戰
8	19世紀中	法國與英國	俄國	全球帝國與對中亞及東地中海影響力	戰

25.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p. xiv-xvi.

26.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42.

9	19 世紀中	法國	德國	歐洲陸權	戰
10	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初期	中國與俄國	日本	東亞陸權與海權	戰
11	20 世紀初	英國	美國	全球經濟主導權與西半球海軍優勢	和
12	20 世紀初	得到法國與俄國支持的英國	德國	歐洲陸權與全球海權	戰
13	20 世紀中	蘇聯、法國與英國	德國	歐洲陸權與海權	戰
14	20 世紀中	美國	日本	亞太區域海權影響	戰
15	1940 年代至 1980 年代	美國	蘇聯	全球權力	和
16	1990 年代迄今	英國與法國	德國	歐洲政治影響	和

資料來源：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42。

艾利森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現象就是當一個崛起強權威脅要顛覆統治強權時會造成嚴重的結構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特殊突發事件，就算普通的外交事件也有可能引起大規模衝突(conflict)。兩個大國儘管一再試圖避開，但終究陷入不可自拔的衝突之中。²⁷另「修昔底德陷阱」並不是一觸即發，在艾利森的每個歷史案例中，都會有前兆，作者所歸結的是出現排他性(exclusive)軍事同盟，例如希波戰爭(Greco-Persian Wars)後，斯巴達退出與雅典的軍事同盟，自此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與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壁壘分明。²⁸另以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或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對於國家間合作存在低階政治（例如經濟、貿易）與高階政治（例如外交、軍事）之議題

27.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p. 29-30.

28. Jakob A. O. Larse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28, No. 4, October 1933, pp. 274-276; David C. Yates, "The Archaic Treaties between the Spartans and Their Allie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55, No. 1, May 2005, pp. 65-66.

差異，而低階政治與高階政治的議題間，具有階段性的不同。作者據此概念，將「脫鉤」分成低階、中階、高階三個階段，在低階的脫鉤發生時，主要指兩國的經濟互賴程度下降，²⁹如果繼續嚴重化，最終會導致雙方的經濟呈現斷鏈，當然包括貿易、貨幣、技術等等。³⁰低階脫鉤的嚴重化，會外溢至政治、外交議題，會產生兩國的制度之爭、外交之戰。³¹到兩國脫鉤最嚴重時，雙方不但不會有軍事對話與合作，還會發生排他性的軍事同盟，導致軍事集團化，邁向修昔底德陷阱的戰爭（請見表3）。由於脫鉤程度具有外溢性，因此較難想像在兩國經貿高度互賴，以及政治制度沒有分歧且外交合作暢旺下，雙方能形成排他性的軍事同盟。

表3 脫鉤樣態說明

	低階	中階	高階	強度
弱	經濟互賴下降	政治、外交陣營分化	排他性軍事同盟逐漸形成	↓
中	經濟互賴極低	政治、外交壁壘	軍事集團對抗	
強	經濟斷鏈	集團性對抗	修昔底德陷阱之戰	
外溢方向	→			完全脫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三、螺旋敵意陷阱

「螺旋敵意」是根據杰維斯(Robert Jervis)的「螺旋模式(spiral model)」而來。「螺旋模式」源自兩個行為者彼此認知(percept)對方具

29. 習大明、王麗，〈中美關係中的「脫鉤」：概念、影響與前景〉，《太平洋學報》（北京），第28卷第7期，2020年7月，頁12-27。

30. 蔡慧美、傅豐誠，〈美中貿易戰的根源與發展前景〉，《經濟前瞻》，第186期，2019年11月，頁67-72。

31. 王悠、陳定定，〈中美經濟與戰略「脫鉤」的趨勢及影響〉，《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7期，2018年7月，頁24。

有侵略意圖，導致雙方同時拉升自我預防措施，然此措施又同時增加對方的恐懼感，在你來我往下，對抗態勢呈現螺旋上升。在杰維斯看來，一國單純提升自我安全的行動，導致其他國家的不安全感，在對敵意的錯誤認知下，沒有一方願意「自減武備」最終形成彼此的「軍備競賽(arms races)」。³²杰維斯認為由於從行為上不易判斷意圖，往往「料敵從嚴」，使螺旋模式依照「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邏輯運作。根據赫茲(John Herz)對「安全困境」的定義，國家追求自身安全的意圖，同時卻增加其他國家的不安全感。每一方都把自己的措施解釋為防禦性，但另一方寧可將對方軍事實力之提升，視之為對自己侵略準備。³³

「螺旋模式」中行為者在某方面提升自我安全係數時，「安全困境」變成自然而然的副產品，使得其他行為者也跟著架高自己對安全方面的追求。³⁴馬加斯奇(Stephen J. Majeski)認為決策者決定擴張軍備是因為他們認知到威脅的存在，他們只是採取相應的行動，儘管在許多例子裡「威脅」顯得言過其實，但對決策者而言這是種巨大的困境，特別是外在威脅經常是決策者提升國家軍力的極佳藉口。國家的主觀認知與客觀的外在威脅變動，都決定了與對手國在軍備方面螺旋競賽的原因。³⁵

從「螺旋模式」來看，只要雙方認知能有所調整，「螺旋模式」的危機較有可能透過談判解決，甚至只需「空口白話(cheap talk)」，螺旋敵意上升即可能解除。³⁶杰維斯認為，第一次大戰的爆發與「螺旋

32.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2-67.

33.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January 1950, p. 157.

34.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6.

35. Stephen J. Majeski, "Expectations and Arms Ra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2, May 1985, pp. 217-245.

模式」息息相關，但杰維斯也認為「螺旋模式」的危機，較容易透過「錯誤認知」的調整得到緩解。³⁷

四、同盟陷阱

所謂「同盟陷阱」的產生，源自季辛吉所言，結盟(ally)的彈性能帶來和平，他指出歐洲協調時期的運作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各國都必須覺得自身享有在當時情況下，與任何國家結盟的自由。19世紀大部分的時間，同盟關係都在不斷調整；第二，同盟的凝聚力鬆散，對個別問題可以妥協或改變同盟排列組合。若客觀環境使此二條件漸漸喪失，則外交便趨於僵化，國際關係開始變成零和遊戲(zero-sum game)，軍備競賽及緊張升高不可避免，在英國聯合法俄同盟，即1908年「三國協約」形成後，歐洲即步上此一命運。³⁸

魏斯曼認為不同程度的威脅情境，會產生不同類型的結盟行為，大致可分為「避險(hedging)」、「攏絡(tethering)」、「抗衡(balancing)」、「扈從(bandwagoning)」。當國家警覺到外部存在威脅，但威脅的程度並不高時，它會先採取比較模糊的避險戰略，不刻意劃清與威脅者間的界線，也不表露自己拉攏盟國的意圖，而在威脅之間遊走。如果威脅持續增大，國家可能採取「攏絡協議」，去建構自己與威脅者之間的關係，目的在試圖增加彼此在軍事的透明度及促進互信。若威脅還在增強，則國家會轉採取較為明確的抗衡結盟，利用團

36. 「空口白話」是從空口白話賽局而來，空口白話賽局的基本假設是，一、訊息傳遞與接收無成本；二、訊息傳遞不對任何一方產生戰略選擇的限制；三、訊息的內容真實性沒有客觀的權威者能給予確認。請見 Sandeep Baliga & Tomas Sjöström, "Arms Races and Negotia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1, No. 2, April 2004, pp. 351-352。

37.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09-424.

38. Henry Kissinger 著，《大外交》，頁 238。

結力量，排拒外在威脅；最後當威脅已經無法抵擋，此時國家可能直接扈從於敵對勢力之下（請見圖 3）。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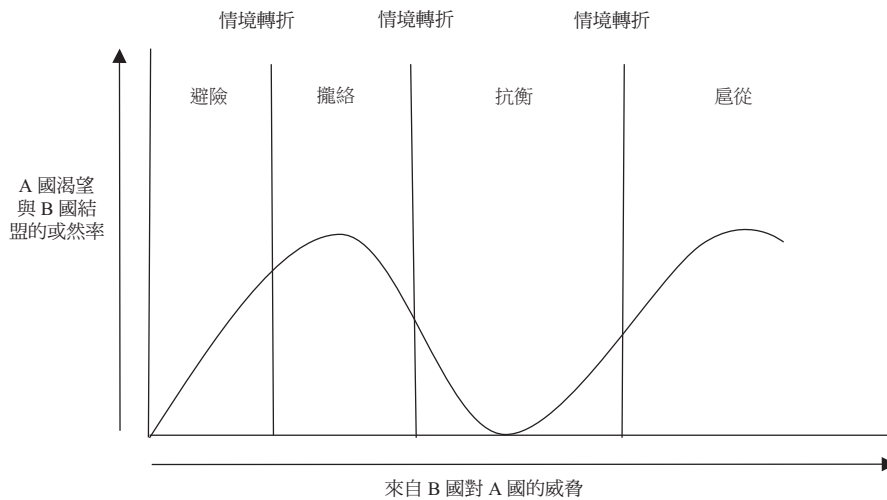


圖 3 結盟與威脅傾向關係曲線圖

資料來源：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 20。

國家選擇結盟的同時伴隨著風險，當與一方結盟通常也代表與另一方為敵，因此在威脅尚屬輕微時，國家採取「避險」手段是種上上之選，避險可將界定是敵是友模糊處理，降低直接表態的機會就降低甚至避免衝突的發生。有時國家可能會對潛在的對手採取避險，亦可能對對手聯盟採取避險作為，選擇多邊下注以鞏固自身權力。例如 1873 年的德國就同時與奧匈帝國及俄羅斯締結盟約，這個策略德國在 1881 年時又曾故技重施。⁴⁰

³⁹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p. 17-24.

⁴⁰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 20.

五、綜合分析

「修昔底德陷阱」成立的首先要件是國際體系或區域封閉體系內存在著兩個強權，一個是統治強權，另一個是崛起強權；其次，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時會伴隨著排他性的合作選擇發生，此一樣態與兩國間的「脫鉤」類似。換言之，「脫鉤」是發生「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步驟。「同盟陷阱」有兩個主要指標，一是同一個體系內，至少存在兩個大國；二是其他國家因為大國的政策導致自由選擇合作的彈性消失。「螺旋敵意陷阱」的指標，一是國際間存在兩個國家，彼此「認知」對方具有對己敵意；二是在雙方難以判斷對方行為的真實意圖下，傾向認定對方對自己有安全威脅（請見表4）。

表4 「三種陷阱」及其發生指標

	修昔底德陷阱	螺旋敵意陷阱	同盟陷阱
代表學者	艾利森	杰維斯	季辛吉
陷阱發生後果	統治強權與崛起強權戰爭	認知錯誤的兩國戰爭	同盟間戰爭
陷入陷阱指標	1. 體系內存在統治強權與崛起強權。 2. 體系內以兩強為首的排他性結盟發生。（以脫鉤為前期觀察）	1. 兩個國家「認知」上覺得對方具有敵意。 2. 主觀認知導致彼此不安全感螺旋上升。	1. 國際體系內存在至少兩個大國。 2. 大國間或他國與大國間的結盟選擇自由消失。
本文分析對象	美中關係	兩岸關係	臺美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依據上述理論分析框架，作者認為美中脫鉤，應從經貿層面（貿易戰）開始觀察，看看兩者脫鉤是否因為貿易戰的觸動，彼此行為開始向高階脫鉤方向移動，或者出現程度上的外溢效應。這將是本文分析美中關係的主軸。

就兩岸層面而言，中國對臺的核心意圖就是「統一」，不論其手

段是軟還是硬，甚至至今尚未排除使用武力解放臺灣。⁴¹對臺灣而言，國民黨不排除將兩岸統一視為選項，但卻堅守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也就是不可能接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⁴²1999年民進黨在〈臺灣前途決議文〉表示，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臺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臺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⁴³此顯示，民進黨要追求的是捍衛臺灣民主自由的現況，而不見得是變動現狀的再次獨立建國。這使得臺灣主要政黨的對中政策，核心命題都建立在「反對既有主權被剝奪」。故兩岸關係的二元對立命題在於中國追求統一臺灣，臺灣則追求「反對既有主權被剝奪」，據此核心兩岸對彼此的意圖產生先天的認知敵意，臺灣認為中國將採用和平或非和平方式消滅中華民國臺灣主體性，中國認為臺灣將採取和平或非和平方式，永遠脫離中國。在缺乏互信的認知下，易造成敵意螺旋上升。故本文將以美中脫鉤程度變化，觀察對兩岸螺旋敵意認知變化的

41.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仍指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須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請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42. 國民黨時任主席吳敦義 2018 年 5 月 22 日在黨內中央宗教事務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議上，罕見地以引述憲法方式，對「統一」清楚表態，強調《憲法增修條文》「最終目的是國家統一為原則」。但也表示：國民黨既定兩岸政策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堅定反對臺獨。請見〈兩岸說清楚 吳敦義罕見提統一〉，《旺報》，2018 年 5 月 24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24000079-260301?chdtv>〉。

43. 臺灣內社，〈臺灣前途決議文（民進黨會議全文與歷史來源）〉，2018 年 8 月 7 日，〈<https://taiwannext.com/history/resolution-on-taiwan-future-2937.html>〉。

影響，作為觀察兩岸關係的主軸。在這組關係的陷阱中，核心因素應該在於觀察美中關係走向的變化，是否有助兩岸「認知錯誤(misperception)」降低。

對臺美這組雙邊關係來說，臺灣跟美國各自的最佳策略都是雙邊下注，美國一方面對臺灣深化關係，不論是國會通過《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臺北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of 2019*)等等都是，但另一方面也跟中國打交道，滿足中國在對臺「一中原則」上的需要，例如川普曾宣示過美國遵守「一中政策」。⁴⁴對臺灣而言，保持美國準盟友關係，但同時不得罪中國對於兩岸關係的期待，即是最佳策略。但如果臺美關係產生雙向的單邊傾斜，也就是美國只挺臺灣不再願意顧慮中國的需要，或臺灣只依賴美國而斷然不再維繫與中國的關係時，彼此的雙邊下注策略即告破局，雙方將從避險政策走向抗衡或扞從的選邊遊戲之中，最後有如季辛吉所言，產生零和遊戲或軍備競賽的結果。故本文在這組雙邊關係的重要觀察點是，美中貿易戰導致美中關係的走向，是否會加深臺美結盟選擇的僵固性。

當我們以上述指標分別衡量美中、臺美及兩岸關係後，即可得出這三個行為者在同一個戰略三角互動過程中，彼此的相對角色，再透過迪特摩與吳玉山的戰略三角假設，可以推測有以下六種可能性，一是當美中發生「修昔底德陷阱」、臺美發生「同盟陷阱」及兩岸發生「螺旋敵意陷阱」時，將出現美臺為夥伴的「結婚型三角」；二是美中發生「修昔底德陷阱」、兩岸間未發生「螺旋敵意陷阱」、臺美發

44. 白宮表示，在習近平要求下，川普同意「信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請見 Mark Landler & Michael Forsythe, "Trump Tells Xi Jinping U.S. Will Honor 'One China'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09/world/asia/donald-trump-china-xi-jinping-letter.html>>。

生「同盟陷阱」，以臺灣為樞紐的「羅曼蒂克三角」；三是美中發生「修昔底德陷阱」、兩岸未發生「螺旋敵意陷阱」、臺美未發生「同盟陷阱」的以美國為孤雛的「結婚型三角」；四是美中未發生「修昔底德陷阱」、兩岸未發生「螺旋敵意陷阱」、臺美未發生「同盟陷阱」的「三邊家族型三角」；五是美中未發生「修昔底德陷阱」、兩岸間發生「螺旋敵意陷阱」、臺美未發生「同盟陷阱」的以臺灣為孤雛的「結婚型三角」；六是美中未發生「修昔底德陷阱」、兩岸發生「螺旋敵意陷阱」、臺美發生「同盟陷阱」的以美國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請見表 5）。

表 5 「三種陷阱」與「戰略三角」結構

修昔底德陷阱 (美中)	螺旋敵意陷阱 (兩岸)	同盟陷阱 (臺美)	戰略三角類型 (美中臺)
+	+	+	美臺為夥伴的結婚型三角
+	-	+	以臺灣為樞紐的羅曼蒂克三角
+	-	-	以美國為孤雛的結婚型三角
-	-	-	三邊家族型三角
-	+	-	以臺灣為孤雛的結婚型三角
-	+	+	以美國為樞紐的羅曼蒂克三角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表格中「+」表示發生、「-」表示未發生。

總體而言，當前的臺美中三邊關係存在著三組不同陷阱發生的可能，美中「修昔底德陷阱」、兩岸「螺旋敵意陷阱」、臺美「同盟陷阱」，三個陷阱處理不慎都有可能走向戰爭，但三個陷阱的戰爭其實都可以透過政策手段來避免。本文接下來將從美中貿易戰的發展對未來美中關係的影響，同時以此關係為基礎，進一步分析美中臺關係未來的走向。

參、美中貿易戰的現況及可能演變

一、雙方經貿互賴尚未出現大幅下降

(一) 雙方進出口總量並未大幅下降

本部分的核心應該在觀察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雙方經貿互賴是否出現明顯下降的結果，倘若是，則應該留意貿易戰向外交與軍事對峙外溢的效果，最終是否走向修昔底德陷阱，以表3的歸納為主軸而貿易互賴應該可以從貿易總額的變化來觀察（如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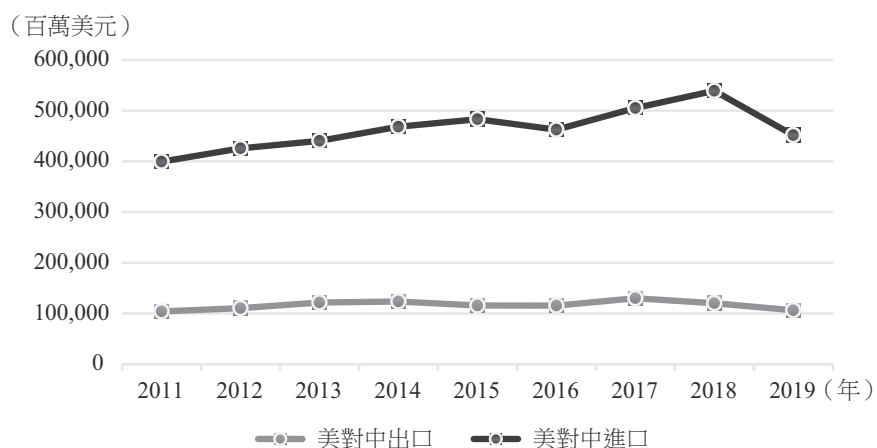


圖4 近10年美中進出口總額

資料來源：U.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October 23, 2020, Accessed, U.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如果從過去10年美中貨品進出口總額的趨勢來看，美國對中出口的數量並沒有太大的起伏，而美國對中進口的部分雖然在2019年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降，從2018年539,243.1百萬美元降至2019年451,651.4百萬美元，降幅達16%，但若與美中貿易戰開打前的2016年462,420

百萬相比僅下跌 2.3%。⁴⁵ 相反地，美中貿易戰開打後 2018 年美對中進口卻持續攀升。此一跡象與貿易互賴下降的假設違背，如果兩國脫鉤，則在進出口數值應該會出現逐年下降，但從 2017 年至 2019 年的進出口總量來看，這個跡象在美中之間並不明顯。換言之，從貿易額來看，美中脫鉤並沒有真實發生。目前只能解釋美中彼此祭出懲罰性的政策手段，但實際上尚沒有具體發生脫鉤的結果。

(二)雙方針對貿易戰對話機制未曾終止

2019 年 10 月 11 日，美中兩國在華盛頓達成了有限的貿易協定 (mini-deal)。使美國暫停對中加徵關稅，中國也承諾將購買多達 400 至 500 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並進一步對外國金融服務業開放。此一協定內容涵蓋智慧財產權和貨幣等多個方面。⁴⁶ 川普在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會談後宣布：「我們（美國）已經與中國達成了一個相當實質性的第一階段協議」，「沒有什麼能比我們與中國正在進行的還要大的了」。他還表示，兩國在貨幣、外匯及技術轉讓上的談判亦取得進展。⁴⁷ 隨著美中兩國貿易談判團隊第 13 輪高層級會談，宣布就簽署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問題達成共識後，川普及白宮官員即多次提出，希望與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或之前簽署該協議。⁴⁸ 儘管智利方面於 2019 年 10 月 30 日宣布取消在 11 月主辦的亞太經合會峰會，但白宮隨後仍表明，期盼在原訂時程敲定協議。

中國方面，2019 年 10 月 30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會上

45. U.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46. Keith Johnson & James Palmer, "Trade War Pause Leaves Few Happ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11/us-china-trade-war-deal-farmers-hawks/>>.

47. David A. Wemer, "US-China Trade War Reaches a Pause, But Still a Long Way to Resolution," *Atlantic Council*, October 11, 2019,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s-china-trade-war-reaches-a-pause-but-still-a-long-way-to-resolution/>>.

表示：「我在這裡可以再重申一下我們的原則立場，關於中美經貿問題，在不久前結束的第13輪高級別磋商中，中美雙方在部分協定磋商上取得實質性進展。10月25日，雙方牽頭人進行了通話，同意妥善解決各自核心關切，確認部分文本的技術性磋商基本完成。雙方牽頭人將於近期再次通話，在此期間兩國工作層將持續抓緊磋商。我們希望雙方能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找到妥善解決經貿問題的辦法。」⁴⁹

2020年1月15日，在經過兩年多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中國和美國簽署了一項旨在緩解貿易摩擦的協議。批評人士表示，該協議沒有實質內容，但為美國總統川普提供了擺脫貿易戰的機會，並讓他在2020年總統大選之前取得了成就。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同意川普的觀點，即中國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但他們總體上仍然支持自由貿易，反對加徵關稅。⁵⁰ 關志雄(Chi-Hung Kwan)也認為美國發動關稅戰的主要目的是在逼迫中國調整長年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拿到不公平好處的模式。⁵¹ 辛(Gunjan Singh)認為美中貿易戰的本質在於川普想要

48. White & Case LLP, "US-China Negotiations on 'Phase One' Agreement Continue with Little Clarity on Tariffs or Substance," *Lexology*, November 3, 2019,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727efba5-4cea-4f9e-9f19-5eb7733eb287>>.

4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年10月30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2019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12346.shtml>。

50. 娜塔莉·舍爾曼，〈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贏家和輸家都有誰〉，《BBC中文網》，2020年1月1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1131004>>。

51. Chi Hung Kwan, "The China-US Trade War: Deep-Rooted Causes, Shifting Focus and Uncertain Prospects," *Asia Economy Policy Review*, Vol. 15, Issue 1, 2020 January, pp. 55-72, *Wiley Online Librar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aepr.12284>>.

藉此拉抬選情，而習近平則要對內部交代，雙方僵持的原因乃是為了各自內部的因素。⁵²從結果來看，美中雙方並沒有選擇不斷拉高彼此的對抗性，除了對話的機制從未停擺外，更重要地是，雙方能適時找出妥協結果。這些跡象讓彼此看來，並沒有要將對方一刀斃命的意圖，反而留有轉圜餘地。

儘管美中關係在 2020 年上半雙方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仍起起伏伏，但截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為止，雙方對話的形式並未中斷，美、中兩國貿易代表在 8 月 25 日舉行視訊會議，評估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進度，雙方再度確認第一階段協議的各項承諾，並認為協議已取得進展，展現雙方均有合作的意願。美國商務部官員並表示，雙方同意為推動進一步協議創造條件。⁵³

(三)爭端未擴及至操弄貨幣以對抗彼此

李夏零認為，在美中貿易戰的脈絡下，中國為了因應關稅帶來的衝擊，需要將緊縮性的政策及時調整為逆週期的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目的是在減緩中國經濟下行壓力。⁵⁴蔡慧美、傅豐誠指出，美國 80% 以上的對外債務是以自己印刷的美元計價，因此美國本身的對外負債可以通過印刷美元予以解決，這就是所謂美元霸權，也就是美國霸

52. Gunjan Singh, "China-US Trade War: An Overview," *Mini Review*, Vol. 5, Issue S4, October 2019, p. 7, *ResearchGate*,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_url?url=https%3A%2F%2Fmerj.scholasticahq.com%2Farticle%2F10805.pdf&hl=zh-TW&sa=T&oi=ggp&ct=res&cd=1&d=6241043049897375548&ei=kG7eXpvKKcG3yASsh5T4BA&scisig=AAGBfm35V27YDI4gh80wk6nFH4Oqp0XKpA&nossl=1&ws=1422x628&at=China-US%20Trade%20War%3A%20An%20Overview&bn=1>.

53. 任中原、林則宏，〈美中貿易會談 釋合作意願〉，《經濟日報》，2020 年 8 月 26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4810277>>。

54. 李夏零，〈關於中美貿易戰的前瞻分析〉，《時代金融》（昆明），第 9 期，2019 年 9 月，頁 103-104、109。

權的核心要素。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體系，中國大陸需要被動地維持美元匯率的穩定，盡量不讓美元貶值。⁵⁵換言之，美元與人民幣存在著無法相互廝殺的先天結構。

美國財政部 2019 年 5 月的報告中，雖然批評中國貨幣貶值，但中國尚未達到美國所律定的匯率操縱國標準。美國財政部又於 2019 年 8 月 5 日表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推動人民幣被低估」，並在最近幾天採取了「令人民幣貶值的具體措施」，以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他們認為如果沒有中國高層官員的批准，中國央行很可能不敢做出這樣的舉動，但客觀而論，這波貶值卻符合市場力量。⁵⁶

2019 年 8 月 5 日，當人民幣匯率「破 7」時，川普發推特(twitter)指責中國操縱匯率(currency manipulation)。⁵⁷不過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報告卻在 2019 年 8 月 9 日表示，中國經常帳戶順差下降，人民幣沒有被大幅低估或高估，與基本面相符。⁵⁸IMF 的報告被認為直接反駁了川普政府對中國在匯率問題上的看法，然而卻替中國洗刷匯率操縱國多了一個重要的國際組織背書。

2020 年 1 月 13 日美國財政部公布最新《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外匯政策報告》指出，財政部一直與中方密切交涉談論人民幣，近幾個月來，美中進行貿易談判，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該協議要求中方針對包括匯率等關鍵領域進行結構性改革與其他改變，中方作出了可執

55. 蔡慧美、傅豐誠，〈美中貿易戰的根源與發展前景〉，頁 69。

56. Ana Swanson，〈中國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意味著什麼？〉，《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 年 8 月 7 日，<<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807/china-currency-manipulator/zh-hant/>>。

57. 〈川普震怒人民幣破 7 批中國「這就叫貨幣操縱！」〉，《自由財經》，2019 年 8 月 5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75079>>。

58. Doug Palmer, "New IMF Report Doesn't Back Trump's Currency Manipulation Charge Against China," *Politico*, August 9, 2019,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8/09/imf-report-trump-currency-manipulation-1653096>>.

行的承諾；目前不再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⁵⁹美國此舉更多說明，將中國列為匯率操作國更像是一種貿易談判策略，而不是意圖與中國進行匯率戰。

聯準會所釋出的利率意向點陣圖(Dot Plot) 中位數顯示，2020 年的利率中位數預測從之前的 1.9%降低至 1.6%，顯示 2020 年利率將保持不變。此外，七成以上的利率決策者認為，至少要到 2021 年才會調整利率。此外，直到 2019 年的年底，美國沒有任何決策官員建議 2020 年降息是合適的。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於記者會中表達其觀點，稱聯準會考慮未來升息之前，他更傾向於讓通膨率上升，並將其維持在高於聯準會 2%水準。⁶⁰從這段話看起來，如果美中要發動貨幣戰，美國聯準會 2019 年大可順著川普的期望大幅貶值，但是聯準會在思考的卻是升息或著維持利率不變。這個現象並不像兩國在貨幣匯率問題上準備大動干戈。

(四)科技戰尚未使兩國脫離互賴

孫海涌認為美中科技戰(tech war)是指美國利用貿易制裁、投資控制、出口限制及科技人才流動的限制，來抵制中國。⁶¹但從內容來看，美中「科技戰」似乎僅是用來描述美中把貿易戰擴張到對科技領域進出口管制的一種現象，在概念上較接近「科技國家主義(techno-nationalism)」的競爭。對中國而言，希望透過 5G 布局來搶得國際標準及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的標準制訂權，這種動機源自於「科技國家主義

59. Alan Rappeport, "U.S. Says China Is No Longer a Currency Manipulator,"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13/us/politics/treasury-china-currency-manipulator-trade.htm>>.

60. 羅昫玫，〈劃重點！三分鐘掌握 Fed 決策：2020 不升息、美經濟軟著陸、Repo 市場操作〉，《鉅亨網》，2019 年 12 月 12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22628>>。

61. Sun Haiyong, "U.S.-China Tech War,"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5, No. 2, November 2019, p. 197.

(techno-nationalism)」。中國的科技國家主義存在三大支柱，國家隊、成長導向、全球鏈結，目標在使中國的科技標準話語權能漸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⁶²然而這樣的作為，如果推到極致，很有可能讓全球科技產業供應鏈發生裂解，並依據陣營不同產生不同的上下游產業鏈，而產生集團化的現象。不過科技產業本身具有相互依賴的特性，美中之間雖然興起「科技國家主義」，並不代表客觀上的集團化必然跟著發生。

美中雖於今(2020)年1月簽署美中第一階段協議，惟美中之間的角力戰場已轉向科技層面的競爭與衝突。若整體觀察美國對科技管制之政策方向，從2018年對中興通訊及福建晉華，到2019年華為等管制措施，均非單一個別事件，而是美國為加強封鎖技術對外合作，以鞏固美國本身在科技、製造領域的技術領導地位之系列作為。美國迄今至少已透過四項政策，維護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先優勢、並防範如中國不當竊取美國技術之作為：一係透過外人投資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限制外資（外國政府）對美國敏感技術領域之投資；二是透過出口管制措施限制美國輸出關鍵與基礎技術；三是禁止美國聯邦機構在關鍵技術系統中使用特定電信和影像監控服務或器材；四是為保護資通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而限制特定交易。⁶³然而就以華為為例，儘管美國政府試圖透過多種方式封鎖華為，但對於長期使用華為產品的美國客戶將受到衝擊。美國在公布將華為及其70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後，旋即發布臨時通用許可證，允許華為90天緩衝期維護軟體維修及運作；且美國分別在2019年8月19日與11月18日，宣布展延臨時通

62. Mi-jin Kim, Heejin Lee, & Jooyoung Kwak,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in ICT under techno-nationalism: A reflection through 5G standard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Vol. 54, October 2020, pp. 1-8.

63. 顏慧欣，〈貿易戰走向科技衝突之美國政策與影響〉，《經濟前瞻》，第188期，2020年3月，頁17-22。

用許可證 90 天。美方表示，展延寬限期的目的是為了盡量避免影響華為在美國的客戶，包括美國偏遠鄉村地區的網路設備等。美國三度對華為網開一面，可能是為因應雙方貿易談判出現轉圜的情勢，或也顯示美國消費者目前仍難以全面改用其他產品做為替代。⁶⁴ 這顯示在美中科技領域的競爭，並非順遂的能解除互賴的狀態。

根據林巍的研究，美中兩國相互課徵關稅情況下，對各國在不同的產業所造成間接關稅成本增加，勢必造成各國調整不同產業傳統採購「中間財」之對象國，故將對全球產業鏈造成影響。受影響最大的「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等產業，廠商會思考轉單至不受關稅措施影響的第三地，以作為因應措施。⁶⁵ 不過，林巍卻無法得出各國在美中間會選邊甚至出現產業脫鉤的結論，也就是美中貿易戰波及到科技業，也波及到全球生產鏈，不過這個生產鏈卻像是再重組，而不是走向壁壘分明。

二、美中外交衝突未持續上升且未集團化

「脫鉤」理論原用以觀察新興經濟體主動降低對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依賴，以獲得自身經濟獨立及可持續發展之過程。⁶⁶ 而國際關係所指的「脫鉤」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與戰略上的，主要是指兩國經濟關係聯動性下降、政治關係疏離化，以及戰略合作弱化，使兩國關係處於一種消極狀態。另「脫鉤」程度具有順序性，「脫鉤」最直接的表現在經濟上資源配置合作減少，接著出現兩國政治關係分裂及戰

64. 陳之麒、沈恆立，〈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限制措施之動向觀察〉，《經濟前瞻》，第 187 期，2020 年 1 月，頁 64。

65. 林巍，〈美中貿易衝突對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影響〉，《亞洲政經瞭望》，第 43 卷第 2 期，2020 年 2 月，頁 69-76。

66. 李曉、裴祥宇，〈中美經濟脫鉤演進及其測度研究—兼論中美經濟聯繫的新變化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世界經濟研究》（上海），第 11 期，2015 年 11 月，頁 11-39。

略互疑增加，而前者又促進後者的演進。在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不斷外溢，國際體系面臨轉變的背景下，「脫鉤」被認為是後冷戰時代兩國關係的一種特殊形式，就美中關係的「脫鉤」而言，它不會讓美中回歸到建交前的非正常狀態，但亦不同於此前兩國所強調的「合作與競爭同時增強」狀態，而是走向一種兩國經濟關係的相互依賴與聯動性降低、政治關係逐漸分裂，以及戰略合作性減弱的新狀態。⁶⁷如同上述，脫鉤具有順序性，故若兩國在經濟的資源配置合作並無明顯減少，則戰略互疑及政治上的分裂就未必會提升。

在美國要求下，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在2020年7月24日被迫閉館，而中國政府亦宣布反制，通知美國關閉駐成都總領事館。⁶⁸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已從過去的「信任但要核實(trust but verify)」轉變為「不信任，外加核實(distrust and verify)」。⁶⁹從這個跡象看來，美中外交關係的確發生巨大的惡化，但是黃奎博認為：美國強逼中共當局關館，目前看來各方多將它與川普落後的選情連在一起，因為美國受到新冠疫情嚴重影響，川普必須究責中共，同時利用「外敵」以激出美國選民團結對外的支持；換言之，川普念茲在茲的是形塑中共對美立即而明顯的威脅，而且川普政府是如何果決、堅強的維護美國主權與人民權益。⁷⁰嚴震生亦指出，以美俄為例，從2017年開始，雙方相互驅逐外交人員、關閉總領事館，目前俄羅斯在美國僅剩下紐約和休士頓兩個總領事館，美國在俄羅斯只有中亞地區靠近哈薩克的葉卡捷琳堡及遠東地區的海參崴兩個總領事館。他認為，儘管許多觀察家認

67. 王悠、陳定定，〈中美經濟與戰略「脫鉤」的趨勢及影響〉，頁25。

68. 〈中國駐休斯敦領館被迫閉館中方反擊關閉美駐成都領館〉，《BBC 中文網》，2020年7月2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523279>〉。

69. Michael R.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70. 黃奎博，〈駐美領館被關 陸如何明暗回擊？〉，《聯合報》，2020年7月22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9/4723001>〉。

為中美關係來到建交 41 年來的最低點，但從美俄外交的較勁來看，中美雙方還有互相關閉總領事館的空間。不過，由於兩國的總領事館數目有限，應當也不會玩得過火。⁷¹

三、美中未出現排他性軍事同盟

2020 年 1 月美中貿易衝突達成第一階段協議，雙方關係即出現緩和情勢，不料三月川普簽署《臺北法案》，⁷² 六月簽署《2020 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又稱新疆人權法案），⁷³ 而後川普政府因中共通過香港《國安法》展開對香港及中共的制裁舉措，⁷⁴ 雙方外交關係又再度惡化。表現在軍事層面，2020 年 6 月 28 日中共轟六轟炸機自東海穿越宮古水道空域，飛抵臺灣東部外海空域實施遠海長航訓練。這是共軍機在六月份第 10 次飛

71. 楊家鑫，〈為何中美只互設五個總領事館？臺學者：西藏問題「卡關」〉，《香港 01》，2020 年 7 月 29 日，<<https://www.hk01.com/%E8%AD%B0%E4%BA%8B%E5%BB%B3/504020/%E7%82%BA%E4%BD%95%E4%B8%AD%E7%BE%8E%E5%8F%AA%E4%BA%92%E8%A8%AD%E4%BA%94%E5%80%8B%E7%B8%BD%E9%A0%98%E4%BA%8B%E9%A4%A8-%E5%8F%B0%E5%AD%B8%E8%80%85-%E8%A5%BF%E8%97%8F%E5%95%8F%E9%A1%8C-%E5%8D%A1%E9%97%9C>>。

72. Mercy A. Kuo, “Trump and the TAIPEI Act,” *The Diplomat*, April 21,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trump-and-the-taipei-act/>>.

73. Eleanor Albert, “Trump Signs Uyghur Human Rights Act Into Law” *The Diplomat*, June 18,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trump-signs-uyghur-human-rights-act-into-law/>>.

74. Colby Itkowitz, “Trump signs bill to punish China over Hong Kong, rails against Biden,”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5,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signs-bill-to-punish-china-over-hong-kong-rails-against-biden/2020/07/14/41395e70-c61d-11ea-8ffe-372be8d82298_story.html>.

至臺灣周邊空域，2020年以來這已是17次，然此次數卻已逼近歷年最高峰2017年全年加總的20次。⁷⁵共軍擾臺一般除被認為是對臺灣施壓外，亦被解讀為在美中競爭的一種角力表現。2020年7月美國雙航母駛入南海演習，而解放軍在相同時間也在南海軍演，一度被認為是美中軍事對峙加劇。但是美中儘管在南海軍事行動往來增多，不過雙方均遵守2001年美中軍機擦撞後所訂定的遭遇準則，雙方緊張雖有升高，但尚算有理有節。⁷⁶再者，美國雖然拉攏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在區域加強軍事合作，但是「五眼聯盟」的協定乃是從美蘇冷戰時期就建構的聯盟機制，並非針對中國而成立，是美國既有的聯盟體系。⁷⁷而中共在此區域中，並沒有相應的盟友或軍事同盟成立。2020年以來，中國在東亞區域的軍事活動比過往更頻繁，聯合軍演頻頻，但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舉措導致中國往籌組軍事同盟邁進；而美國強化印太戰略雖然對中有些針對性，亦未到達拉攏軍事同盟圍堵中國的階段。在雙方尚無結成盟對抗之行為出現前，即難謂兩國間有強力脫鉤現象發生。故與本文定義的脫鉤樣態，差距仍遠。

肆、美中關係對臺美中三角的可能影響

一、美中未「脫鉤」尚未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吳心伯認為，川普政府謀求從根本上重構美中關係，重置對華政策的前提與目標、框架與內涵、手段與方式，其所採取的一系列舉措涉及面廣、顛覆性強，嚴重削弱了美中戰略互信，破壞了兩國關係的

75. 洪子傑，〈2020年上半解放軍臺海周邊動態觀察〉，《國防安全雙週報》，第6期，2020年7月，頁9。

76. 林郁方，〈臺海比南海更凶險〉，《中時電子報》，2020年7月2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0722004603-262105?chdtv>〉。

77. Corey Pfluke, "A history of the Five Eyes Alliance: Possibility for reform and addition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8, Issue 4, August 2019, pp. 302-315.

重要基礎，扭轉雙邊關係的發展方向，加劇了兩國關係的緊張、摩擦與動盪，使兩國走向對抗與衝突的風險顯著上升。但吳心伯亦指出川普政府重構美中關係的努力也受到多種因素制約，這使其實現對華政策目標的能力大打折扣。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美國對華政策還將出現新的調整，美中關係的發展仍然具有很大可塑性。⁷⁸ 這段話反映了川普對美中關係帶來了本質變化，但他也指出美中關係全面惡化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梅迪若斯(Evan S. Medeiros)認為美中兩國在貿易戰升級的情況下並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這其實是個很重要的跡象，任何對立的兩造，若能保持對話，即能降低誤判的可能。⁷⁹ 如果美中貿易戰的意圖在於置對方於死地，那雙方大可不必維持 13 輪的貿易談判，換言之，儘管美國舉動帶有圍堵中國的味道，但雙方均對對方留有餘地。另美中之間相互依賴關係出現些下降（請見圖 4），從美國貿易總額占比來看，2015 年至 2018 年中國約略保持在 16%，2019 年驟降至 13.2%，進出口雙雙走低，反映貿易關稅戰的影響。墨西哥占比則首次攀上 15%，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其次為加拿大的 14.9%。⁸⁰ 可是若留意到圖 5 日本對美國貿易總額占比僅 5% 到 6%，但美日同盟卻是當今世界上美國最重要的同盟關係之一，這表示，從貿易依存度下降就直接推論兩個國家的關係「脫鉤」太過牽強。

78. 吳心伯，〈特朗普政府重構中美關係的抱負與局限〉，《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2 期，2020 年 2 月，頁 20-32、135。

79.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Issue 3, Fall 2019, pp. 93-119.

80. 〈美國最大貿易夥伴換人 預估差距將持續拉大〉，《鉅亨網》，2019 年 8 月 3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64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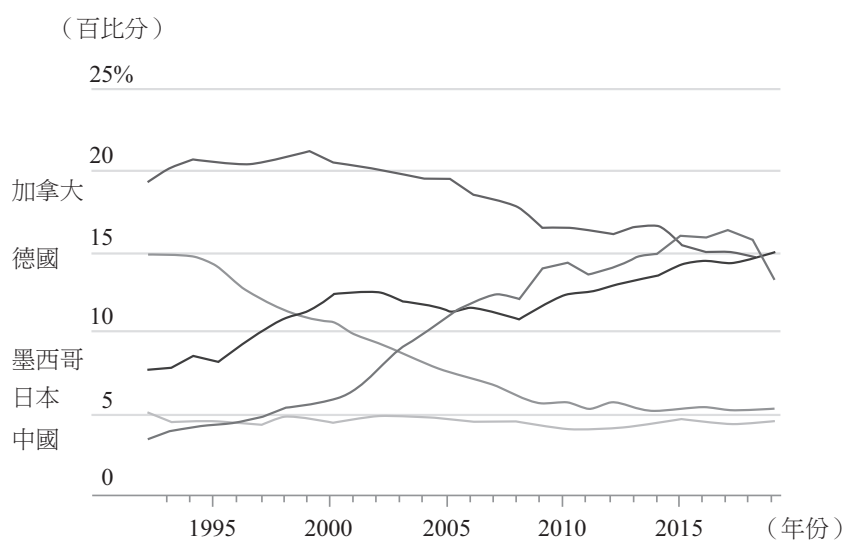


圖 5 美國的貿易總額占比

資料來源：〈美國最大貿易夥伴換人了 預估差距將持續拉大〉。

另美中之間排他性集團化現象尚不明顯，由於中國外交政策傳統有「不結盟」政策為指導，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阮宗澤表示，冷戰是以結盟對抗為標誌的時期。在後冷戰時代，需要有超越冷戰思維的國際關係，才能給世界新的希望。中國探索出了一條結伴而不結盟的新路，習近平指出，「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已與 105 個國家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夥伴關係，基本覆蓋了世界上主要國家和重要地區，夥伴關係有三個特徵，即平等性、和平性與包容性，它與軍事同盟最大的區別是：不設假想敵、不針對第三方、排除了軍事因素對國家間關係的干擾、致力於以合作而非對抗的方式、以共贏而非零和的理念處理國與國關係。夥伴關係能讓中國超越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的束縛，在國際上占據更加靈活主動的地位（中國的夥伴關係請見表 6）。⁸¹ 儘管 2020 年「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導致美中相互之間的不快感增加，又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美國總統大選前，美國對中政策可能更加激化，不過美中要準備進入「冷戰」或「新冷戰」推論還言之過早，畢竟美中尚未出現彼此間的排他性同盟，依本文表 3，不論從經濟到軍事的外溢過程，或從經濟、外交、軍事等層面的對抗強度觀察，美中尚未「脫鉤」，更尚未進入「修昔底德陷阱」。

表 6 中國與 105 個國家的多種夥伴關係

序號	關係類型	數目	對方國家
1	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1	巴基斯坦
2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	俄羅斯
3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7	越南、泰國、緬甸、柬埔寨、寮國、納米比亞、塞內加爾
4	面向 21 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1	英國
5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37	阿爾及利亞、阿根廷、澳洲、白俄羅斯、巴西、智利、丹麥、厄瓜多、埃及、斐濟、法國、希臘、印尼、伊朗、義大利、哈薩克、吉爾吉斯、馬來西亞、墨西哥、密克羅尼西亞、蒙古、紐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秘魯、波蘭、葡萄牙、薩摩亞、沙烏地阿拉伯、塞爾維亞、南非、西班牙、塔吉克、東加、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茲別克、吐瓦魯、委內瑞拉
6	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1	德國
7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8	韓國、印度、斯里蘭卡、阿富汗、土耳其、孟加拉、汶萊、尼泊爾
8	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1	哈薩克
9	戰略夥伴關係	22	安哥拉、奧地利、玻利維亞、保加利亞、哥斯達黎加、克羅埃西亞、捷克、吉布地、伊拉克、約旦、科威特、摩洛哥、尼日、阿曼、卡達、蘇丹、瑞士、土庫曼、烏克蘭、烏拉圭、剛果、牙買加

81. 阮宗澤，〈構建新型國際關係：超越歷史 贏得未來〉，《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3 期，2015 年 3 月，頁 21。

10	互惠戰略夥伴關係	1	愛爾蘭
11	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	2	比利時、新加坡
12	全面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2	馬爾地夫、羅馬尼亞
13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13	安地瓜、赤道幾內亞加蓬、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爾地夫、尼泊爾、荷蘭、羅馬尼亞、聖多美及普林西比、新加坡、坦尚尼亞、東帝汶、烏干達
14	全面夥伴	1	以色列
15	合作夥伴	3	阿爾巴尼亞、加拿大、芬蘭
16	普通夥伴	2	盧森堡、巴拿馬
17	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1	匈牙利
18	重要合作夥伴關係	1	千里達

資料來源：阮宗澤，〈人類命用共同體：中國的世界夢〉，《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1期，2016年1月，頁9-21、133；吳柏寬、王國臣，〈從大國崛起看中國大陸的夥伴外交發展〉，《經濟前瞻》，2019年11月，頁73-76。2020年後資料由作者以google搜尋引擎檢索。

說明：本表格內容部分國家名稱，因兩岸譯名不同，作者均改為臺灣慣用翻譯名稱。另外，美、日、北韓等三國未列入表中。其中美國在歐巴馬任期內曾宣稱「美中保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惟川普上任後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當前難謂雙方為夥伴關係；中日間曾於2008年發布聯合聲明，僅提及將推進戰略互惠，而非夥伴關係；北韓則與中國簽有《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性質上接近共同防禦條約，雙方亦非以夥伴關係稱之。

二、美中競爭加劇使兩岸關係「螺旋敵意陷阱」難解

儘管美中貿易戰尚未造成雙方脫鉤，「修昔底德陷阱」暫可避免，但經濟、外交、軍事競爭態勢仍有提升。此情境下，中國會預期臺美關係存在升級空間，令中國對臺灣追求「獨立」的恐懼感增加。中國當然可以對美國表達不滿，但是這些動作恐難撼動美國為了國家利益至上產生的外交政策選擇。當中國無法順利阻止美國友臺行為，將使中國對臺灣主權的不安感升高，進而轉向對臺加強施壓，令軍事嚇阻、外交打壓、經濟窮臺白熱化。對臺灣而言，難用物質實力對中國採取攻勢，只能相對陷於守勢，而臺灣對美國的態度，也沒有主導

的可能性，不論是從臺灣內部民意的主觀期待，例如對依靠美國再提升安全協助，或是從客觀外部條件看來，臺美中三角關係內，美國具主要主導權，臺灣對美國片面加強與臺灣關係，陷於被動接受的單向選擇。這種選擇的僵固性讓臺灣很難從「親美」的關係中走出來，但這又再度刺激中國對臺敵意的上升，而中國在此結構下又只能再度選擇對臺統戰出更重之手。在美中競爭加劇結構下，兩岸要跳脫「螺旋敵意陷阱」，變得困難，兩岸對對方行為不斷以負面解讀，終使己方的不安感不斷上升。但有兩種模式可能可以出現轉圜，模式一：憑藉兩岸領導人意志促成領導人會面，由於這是兩岸最高當局的政治決斷問題，一旦成功，可能可以大幅降低互信從下而上難以累積的問題。但這需要領導人非常大的決斷。比較務實的可能為模式二：從兩岸「治權互不否認」為始點，回復兩岸官僚管道之互通，甚至只是官方授權的談判代表定期碰面，像是美蘇冷戰時期的美中大使級會談（PRC-US Ambassadorial Talks，又稱「華沙會談」）⁸²，至少可以避免誤判，不見得會有具體的成果，但就是嘗試累積互信的一個過程，反而可以讓北京跳脫長期以來的兩岸關係受藍、綠執政因素擾動的問題。

三、臺美間「同盟陷阱」正在形成

美中升級的競爭關係，讓美國、臺灣與中國三方的結盟選擇變得單調而固定，美中之間欠缺 19 世紀美國與英國發生和平權力轉移的客觀條件，權力轉移理論的創立者奧根斯基(A.F.K. Organski)在 1958 年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也曾討論過此案例，他界定英美是種「和平的權力轉移(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並提出他認為的原因，包括：第一，當時美國並不尋求世界領導地位；第二，美國

82. 美中大使級會談，是指 1955 年至 1970 年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通過各自在日內瓦、華沙的大使，進行會談以保持聯絡與溝通。

國力的快速成長全然來自於內生性發展，未威脅到英國。美國的擴張是向印第安人區及墨西哥；第三，更重要的關鍵在於，美國是「盎格魯—法蘭西(Anglo-French)國際秩序」的接受者，它並不想推翻原有的行動規則。⁸³而當前的中國對美國，可能出現一、三，也就是中國或許暫不想挑戰美國的地位，以及中國也是美國秩序的接受者。但第二點方是當前美中爭執之處，中國的成長不完全是來自內生性的發展。

西方國際體系裡，相對於英國的支配性強權地位，德國與美國的實力在很接近的期間內同時崛起，這讓英國、德國及美國三方，同時出現三個國力接近的大國，讓彼此的結盟選擇擺脫原本「修昔底德陷阱」的影響。⁸⁴然當前國際結構，讓美中不存相互同盟的可能。這個結構將讓臺美之間發生兩個層面的「同盟陷阱」，一是來自於美中選擇彼此結盟的彈性很小，加上兩岸的「螺旋敵意陷阱」無法被跳脫，將直接導致臺灣在美中之間避險策略選擇彈性下降，當三邊關係的結盟選擇彈性消失，將更容易引發彼此衝突。二是臺美之間的結盟如果變成常數，當中國崛起速度繼續，而美國陷入放緩或衰退，又或者美國對於支持盟國的能力與意願均出現下降，則導致美中同盟均勢(parity)狀態出現的機會大幅提升，根據金宇祥的推論，這亦是容易產生戰爭的原因。⁸⁵

四、美中競爭增強將影響美中臺從羅曼蒂克走向結婚型三角

如果從國際體系結構來看，美中尚未出現排他性的集團化結盟，使雙方暫未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過競爭加劇讓彼此關係仍由正

83.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p. 323.

84. 根據史奈德(Glenn H. Snyder)的結盟理論推導出來。請見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8。

85. Woosang Kim, "Power, Alliance, and Major Wars, 1816-1975," pp. 255-273.

向轉向正負之間擺盪。在美中臺三邊關係裡，美中關係並非全然的敵人亦非朋友，用美國的話來說儘管不像冷戰時期的蘇聯，但中國是競爭者。讓美中臺三角不致走向單位否決型，而保有羅曼蒂克三角的空間。臺美的「同盟陷阱」正在發生，這說明臺灣對美的結盟呈現僵固性，臺灣沒有選擇的空間，讓臺灣在羅曼蒂克三角裡扮演的側翼的角色，而與做為樞紐的美國呈現著單一正向的關係，但因為螺旋敵意陷阱，與另一個側翼中國呈現阻斷狀態，使兩岸變成敵對的側翼，最終讓美國成為樞紐。不過隨著美中關係的變化，這個三角形在未來也有可能因為美中關係走向更競爭，而變成以中國為孤雛的結婚型三角，但只要美中能保持克制，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則在此三角結構中的臺美同盟陷阱，要能與中國形成「均勢」，方可能發生戰爭，而兩岸間的螺旋敵意陷阱，仍為雙方擦槍走火的風險。

伍、結論

根據本文的觀察，美中貿易戰自始至終並沒有放棄協商與接觸，並且還產生階段性的成果，此外，美中貿易戰的戰火，並未擴張到貨幣戰，雙方對於匯率管控仍依照常軌進行，而非競爭性貶值。美中科技戰未讓全球科技業出現完全性的斷鏈，這讓科技戰要演變為美中脫鉤，有一定的困難。總體而言，兩個大國從經濟競爭乃至政治與安全競爭有邏輯上的先後性，加上目前的經濟全面脫鉤並未發生，故美中關係離真正的「脫鉤」尚遠，政治、安全的對立為本的「修昔底德陷阱」就還不會發生。美中是否會出現全面性的對抗，就是類似美蘇冷戰的局面，從目前的跡象看起來，機會應該相對較小。未來的美中和平共處的機會仍然較大。然應持續觀察美中脫鉤的程度變化、彼此開始參與排他性的國際建制甚至自立集團的可能性。

在美中脫鉤尚未發生但競爭加劇結構下，對兩岸關係最大的影響在於使兩岸「螺旋敵意陷阱」更難解，雙方互信的累積速度，遠低於敵意的增加速度。在兩邊官方中斷往來，對彼此真實意圖的判斷愈來

愈困難的情況下，兩邊擦槍走火的機會變大。未來兩岸關係存在走向急遽惡化的可能，特別是因為一些偶發事件的爆發，例如雙方的機艦擦撞等。然在這種「螺旋敵意陷阱」中，雙方當局者迷，要跳脫的困難加大。

美中除非任何一方像當年蘇聯一樣瓦解，否則美中「升級版競爭」格局將會被維持較長時間，如果美國行政部門願意在這些友臺法案的執行上更具積極性，則可以期待臺美關係持續升高。但這個作法的風險在於可能引發美中之間各自的「邊緣政策(brinkmanship)」⁸⁶。而當美中陷入邊緣政策時，臺灣與美國同樣都失去選擇盟友的自由度，而出現僵化性的選邊站，這個結果容易讓彼此陷入「同盟陷阱」。此外在這個關係裡，最大的挑戰在於美國能力與意願上均須確保同盟體系的優越性，必須有意願注入更多維持同盟體系強大，以達成壓制性同盟的作用，但如果美國綜合國力的下滑，以及中國的快速崛起速度進展得太快，導致美國的盟邦鬆動，或無法形成壓制性同盟，即陷入「同盟陷阱」，對臺灣將是巨大的衝擊，但若美中關係能讓臺灣保有雙邊下注的可能性，或者美國有能力也有意願支持臺灣，而非僅是卸責(buck passing)則臺灣仍有獲取利益的空間。

(收件：2020年3月29日；修正：2020年7月29日；採用：2020年10月16日)

86.用來描述國家運用一個近乎要發動戰爭的政策，從而說服對方屈服。Michael Schwarz & Konstantin Sonin, "A Theory of Brinkmanship, Conflicts, and Commitment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24, No. 1, May 2008, pp. 163-183。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書局。

專書譯著

Kissinger, Henry 著，顧淑馨、林添貴譯，1998。《大外交》。臺北：智庫文化。

專書論文

張小明，1998。〈後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1-20。

期刊論文

于有慧，2000/6。〈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6 期，頁 1-19。

王悠、陳定定，2018/7。〈中美經濟與戰略「脫鉤」的趨勢及影響〉，《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7 期，頁 24-31。

吳心伯，2020/2。〈特朗普政府重構中美關係的抱負與局限〉，《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2 期，頁 20-32、135。

吳柏寬、王國臣，2019/11。〈從大國崛起看中國大陸的夥伴外交發展〉，《經濟前瞻》，頁 73-76。

李夏零，2019/9。〈關於中美貿易戰的前瞻分析〉，《時代金融》（昆明），第 9 期，頁 103-104、109。

李曉、裴祥宇，2015/11。〈中美經濟脫鉤演進及其測度研究－兼論中

美經濟聯繫的新變化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世界經濟研究》（上海），第11期，頁11-39。

阮宗澤，2015/3。〈構建新型國際關係：超越歷史 贏得未來〉，《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3期，頁16-30、142。

阮宗澤，2016/1。〈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世界夢〉，《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1期，頁9-21、133。

林 巍，2020/2。〈美中貿易衝突對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影響〉，《亞洲政經瞭望》，第43卷第2期，頁69-76。

洪子傑，2020/7。〈2020年上半解放軍臺海周邊動態觀察〉，《國防安全雙週報》，第6期，頁9-18。

習大明、王麗，2020/7。〈中美關係中的「脫鉤」：概念、影響與前景〉，《太平洋學報》（北京），第28卷第7期，頁12-27。

陳之麒、沈恆立，2020/1。〈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限制措施之動向觀察〉，《經濟前瞻》，第187期，頁59-64。

蔡慧美、傅豐誠，2019/11。〈美中貿易戰的根源與發展前景〉，《經濟前瞻》，第186期，頁67-72。

顏慧欣，2020/3。〈貿易戰走向科技衝突之美國政策與影響〉，《經濟前瞻》，第188期，頁17-22。

網際網路

2017/10/2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018/5/24。〈兩岸說清楚 吳敦義罕見提統一〉，《旺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24000079-260301?chdtv>>。

2019/8/3。〈美國最大貿易夥伴換人 預估差距將持續拉大〉，《鉅亨網》，<<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64439>>。

- 2019/8/5。〈川普震怒人民幣破 7 批中國「這就叫貨幣操縱！」〉，
《自由財經》，<<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75079>>。
- 2019/9/27。〈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
《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7324.htm>。
- 2019/11/5。〈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105/c419242-31439391.html>>。
- 2019/11/14。〈國臺辦：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BIG5/n1/2019/1114/c14657-31454073.html>>。
- 2020/7/24。〈中國駐休斯敦領館被迫閉館中方反擊關閉美駐成都領館〉，《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523279>>。
- 2020/7/31。〈習近平決定中國經濟轉向內循環 惡兆？〉，《RFI》，<<https://www.rfi.fr/cn/%E4%B8%AD%E5%9C%8B/20200730-%E7%BF%92%E8%BF%91%E5%B9%B3%E6%B1%BA%E5%AE%9A%E4%B8%AD%E5%9C%8B%E7%B6%93%E6%BF%9F%E8%BD%89%E5%90%91%E5%85%A7%E5%BE%AA%E7%92%B0-%E6%83%A1%E5%85%86>>。
- Ana Swanson，2019/8/7。〈中國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意味著什麼？〉，《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807/china-currency-manipulator/zh-hant/>>。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10/31。〈2019 年 10 月 30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12346.shtml>。

任中原、林則宏，2020/8/26。〈美中貿易會談 釋合作意願〉，《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4810277>>。

周力，2020/7/3。〈積極主動做好應對外部環境惡化的六大準備〉，《環球時報》，<<https://xw.qq.com/cmsid/20200703A05VHM00>>。

林郁方，2020/7/22。〈臺海比南海更凶險〉，《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0722004603-262105?chdtv>>。

娜塔莉·舍爾曼，2020/1/16。〈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贏家和輸家都有誰〉，《BBC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1131004>>。

陳欣之，2017/11。〈中共「十九大」後外交政策之延續與轉變〉，《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lOTY2NmExMS00MmU3LTQxNjItOWE3Ny0zMmVlNWEzNDdmZGIucGRm&n=MjAxNzExMDMucGRm>>。

黃奎博，2020/7/22。〈駐美領館被關 陸如何明暗回擊？〉，《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7339/4723001>>。

楊家鑫，2020/7/29。〈為何中美只互設五個總領事館？臺學者：西藏問題「卡關」〉，《香港01》，<<https://www.hk01.com/%E8%AD%B0%E4%BA%8B%E5%BB%B3/504020/%E7%82%BA%E4%BD%95%E4%B8%AD%E7%BE%8E%E5%8F%AA%E4%BA%92%E8%A8%AD%E4%BA%94%E5%80%8B%E7%B8%BD%E9%A0%98%E4%BA%8B%E9%A4%A8-%E5%8F%B0%E5%AD%B8%E8%80%85-%E8%A5%BF%E8%97%8F%E5%95%8F%E9%A1%8C-%E5%8D%A1%E9%97%9C>>。

臺灣內社，2018/8/7。〈臺灣前途決議文（民進黨會議全文與歷史來源）〉，《臺灣內社》，<<https://taiwannext.com/history/resolution-on-taiwans-future-2937.html>>。

羅昀玫，2019/12/12。〈劃重點！三分鐘掌握Fed決策：2020不升息、美經濟軟著陸、Repo市場操作〉，《鉅亨網》，<<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22628>>。

英文部分

專書

-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Haas, Ernst B., 1964.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rganski, A. F. K., 195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nyder, Glenn H., 1997.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 Ste. Croix, G. E. M., 1972.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mpany.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 Co.
- Weitsman, Patricia A., 2004. *Dangerous Allia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專書論文

- Dittmer, Lowell, 1987.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pp. 29-47.

期刊論文

- Baliga, Sandeep & Tomas Sjöström, 2004/4. "Arms Races and Negotiations,"

-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1, No. 2, pp. 351-369.
- Haiyong, Sun, 2019/11. "U.S.-China Tech War,"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5, No. 2, pp. 197-212.
- Herz, John H., 1950/1.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pp. 157-180.
- Kim, Woosang, 1989/6. "Power, Alliance, and Major Wars, 1816-1975,"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2, pp. 255-273.
- Kim, Woosang, 1991/11.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pp. 833-850.
- Kim, Mi-jin, Heejin Lee, & Jooyoung Kwak, 2020/10.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in ICT under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A reflection through 5G standard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Vol. 54, pp. 1-8.
- Larsen, Jakob A. O., 1933/10.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28, No. 4, pp. 257-276.
- Linberg, Leon N., 1970/Autumn. "Political Integr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Requiring Multivariate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4, No. 4, pp. 649-731.
- Majeski, Stephen J., 1985/5. "Expectations and Arms Ra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2, pp. 217-245.
- Medeiros, Evan S., 2019/Fall.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Issue 3, pp. 93-119.
- Pfluke, Corey, 2019/8. "A history of the Five Eyes Alliance: Possibility for reform and addition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8, Issue 4, pp. 302-315.
- Schwarz, Michael & Konstantin Sonin, 2008/5. "A Theory of Brinkmanship, Conflicts, and Commitment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24, No. 1, pp. 163-183.

Yates, David C., 2005/5. "The Archaic Treaties between the Spartans and Their Allie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55, No. 1, pp. 65-76.

網際網路

Albert, Eleanor, 2020/6/18. "Trump Signs Uyghur Human Rights Act Into Law,"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trump-signs-uyghur-human-rights-act-into-law/>>.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6/1.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Gaouette, Nicole & Maegan Vazquez, 2020/5/29. "Trump announces unprecedented action against China,"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0/05/29/politics/trump-china-announcement/index.html>>.

Groll, Elias, 2019/10/24. "5 Takeaways From Mike Pence's Hawkish China Speech,"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24/mike-pence-hawkish-china-speech-hong-kong/>>.

Itkowitz, Colby, 2020/7/15. "Trump signs bill to punish China over Hong Kong, rails against Biden,"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signs-bill-to-punish-china-over-hong-kong-rails-against-biden/2020/07/14/41395e70-c61d-11ea-8ffe-372be8d82298_story.html>.

Johnson, Keith & James Palmer, 2019/10/11. "Trade War Pause Leaves Few Happy,"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11/us-china-trade-war-deal-farmers-hawks/>>.

Kuo, Mercy A., 2020/4/21. "Trump and the TAIPEI Act,"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trump-and-the-taipei-act/>>.

Kwan, Chi Hung, 2020/1. "The China-US Trade War: Deep-Rooted Causes,

- Shifting Focus and Uncertain Prospects,” *Asia Economy Policy Review*, Vol. 15, Issue 1, pp. 55-72, *Wiley Online Librar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aepr.12284>>.
- Landler, Mark & Michael Forsythe, 2017/2/9. “Trump Tells Xi Jinping U.S. Will Honor ‘One China’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09/world/asia/donald-trump-china-xi-jinping-letter.html>>.
- Palmer, Doug, 2019/8/9. “New IMF Report Doesn’t Back Trump’s Currency Manipulation Charge Against China,”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8/09/imf-report-trump-currency-manipulation-1653096>>.
- Perlez, Jane, 2018/10/5. “Pence’s China Speech Seen as Portent of ‘New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05/world/asia/pence-china-speech-cold-war.html>>.
- Pompeo, Michael R., 2020/7/23.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2017/1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Rappeport, Alan, 2020/1/13. “U.S. Says China Is No Longer a Currency Manipulator,”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13/us/politics/treasury-china-currency-manipulator-trade.html>>.
- Singh, Gunjan, 2019/10. “China-US Trade War: An Overview,” *Mini Review*, Vol. 5, Issue S4, *ResearchGate*,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_url?url=https%3A%2F%2Fmerj.scholasticahq.com%2Farticle>

% 2F10805.pdf&hl=zh-TW&sa=T&oi=ggp&ct=res&cd=1&d=6241043049897375548&ei=kG7eXpvKKcG3yASsh5T4BA&scsig=AAGBfm35V27YD14gh80wk6nFH4Oqp0XKpA&noss1=1&ws=1422x628&at=China-US%20Trade%20War%3A%20An%20Overview&bn=1>.

U.S. Census Bureau, 2020/10/23(Accessed).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U.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Wemer, David A., 2019/10/11. “US-China Trade War Reaches a Pause, But Still a Long Way to Resolution,”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s-china-trade-war-reaches-a-pause-but-still-a-long-way-to-resolution/>>.

White & Case LLP, 2019/11/3. “US-China Negotiations on ‘Phase One’ Agreement Continue with Little Clarity on Tariffs or Substance,” *Lexology*,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727efba5-4cea-4f9e-9f19-5eb7733eb287>>.

U.S.-China Trade War and the Trend of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Chun-wei Ma

(Research Fellow, Cross-Strait Studies and Exchange Department,
Foundation on Asia-Pacific Peace Studies)

Abstract

U.S.-China relatio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U.S.-China-Taiwan triangle. Currently, the trend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influenced by the U.S.-China trade war from 2017. However, the trade war is just a symbol of competition. For the na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we could use the so-called Thucydides's Trap as a framework. After the trend of U.S.-China relations are defined, we can more easily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the "Spiral Model"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Alliance Trap" on Taiwan-U.S. relations. If there exists a bad situation of these three traps, it quite possibly could cause war. Nevertheless, based on the finding of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ave not indulged in the Thucydides's Trap but they have become worse than before. This could mak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rder to escape from the "Spiral Model" and make it more likely to cause an "Alliance Tra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Keywords: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U.S.-China Trade War, Thucydides's Trap, Spiral Model, Alliance Trap